

鶴林玉露補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鶴林玉露

遺補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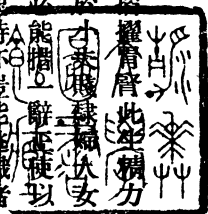
羅大經撰

鶴林玉露卷之九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極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必能識。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不能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



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烏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具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鷺鷥。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荊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

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

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變理。

東坡謫僇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剗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竄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尙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餽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餽字。盧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餽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借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

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尙刼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刼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

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輔。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

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檣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

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馳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叱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

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記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瑱。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寧。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十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韞。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鑑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挾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

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沌。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旣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眞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肝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綴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

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莫尙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顯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携雛卜居，其樂興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

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蠡吳者而蠡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眞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己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瑣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率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輅。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慈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豕成羣糞穢狼籍肥腠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剝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旣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免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

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自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懟懟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瞋。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傳弈曰。佛入中國。孺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倏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陸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恨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薦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旣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

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婚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

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護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吏。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

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

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凍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敕。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

佛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戀。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井祠廟鬻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楊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

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守立遲儒。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未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蠶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皆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

決矣哉。故曰：儒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尙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

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如何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尙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艤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

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卽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荊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旣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旣喪。商人不靖。觀鷗鵠。小忠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尙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

決矣。且湯旣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爲楚所敗，尙能謝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䟽受對䟽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鮎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澹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尙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

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酒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籬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旣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

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晉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刀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拏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卽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滃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頌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繕己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

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遘。喁喁魚闌萍。落落月經宿。閭閻樹牆垣。嚙嚙架庫廩。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跼蹐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

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陪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始三任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伴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啗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媾自

若羽翼已成。則款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尙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遣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遜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嶺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荊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鳬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鳬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欄量摸索。其不爲王荊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

所載使盡如荊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憂。將欲何爲。羣兇不聽。以刀脅之。阻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糴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荊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